



令我敬佩的爸爸

南海实验初中八(8)班
学生记者 赵丹秋(证号 B363)

在我生命的画卷中,父亲是那抹最沉稳明亮的底色。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,却用一言一行,为我诠释了坚持、担当与爱的全部含义。

爸爸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偏僻的小山村。在他的童年记忆里,家徒四壁,但他心中对知识的火种从未熄灭。为了走出大山,他凭着那股不服输的劲,考入了县里的重点中学。那时交通极为不便,天未亮,他便踏上求学之路,来回步行几十里,翻越两座山头。风雨无阻,寒暑不辍,那双磨破底的布鞋,见证了一个少年如何用脚步丈量梦想的距离。正是这份远超年龄的坚韧,让他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,也成了乡亲们口中“有出息的孩子”。

大学毕业后,他毅然选择成为一名人民警察。从警二十余载,他始终坚守在基层一线。我常听他说:“警察面前无小事。”无论是邻里纠纷的琐碎调解,还是刑事案件的紧张侦破,他总是冲在最前。记得一个冬夜,他为追查线索,在寒风中蹲守至凌晨,回家时胡茬都结了霜,却只是搓着手笑着对我们说:“案子有眉目了,值!”正是这种朴素的职业信念,让他赢得了辖区群众发自内心的信赖与尊敬。

他不仅是位好警察,更是我成长路上最

重要的引路人。我升入初中后,数学难度陡增,他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。尽管工作繁忙,他还是翻出尘封多年的初中课本,在无数个夜晚伏案钻研。有一次他因公骨折,需要在家静养。我原以为他会借此休息,可每次推开门,总看见他靠在沙发上,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数学网课凝神静思,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公式推导。当我考试失利,垂头丧气时,他从不厉声斥责,而是摊开试卷,一题一题耐心分析。“你看,这里不是不会,是粗心了。我们下次细心一点,肯定能行。”他宽厚的手掌拍拍我的肩,眼神里满是信任与鼓励。在他的悉心辅导下,我的数学成绩稳步提升,并名列前茅。

脱下警服,系上围裙,他又成了我们家的“五星大厨”。每逢周末,厨房便是他的“创意工场”。他热衷于研究新菜谱,他做的红烧排骨酱汁浓郁,麻辣鱼片鲜香滑嫩,油焖大虾色香味俱全……每当我在学业中感到疲惫时,一顿爸爸亲手烹制的佳肴,便是最温暖的慰藉。氤氲热气中,看着他满足的笑容,所有压力仿佛都随之消散。

这就是我的爸爸,一个于平凡中铸就非凡的人。他像一座山,虽然沉默却给我最坚实依靠;他像一盏灯,没有万丈光芒却照亮我前行的路。他用自己的人生,教会我何为不懈奋斗、何为责任在肩、何为深情如海……

他,是我永远敬仰的英雄。

园趣

东港中学七(5)班
学生记者 任书瑶(证号 D1122)

不必说艳红的跑道,常青的樟树林,光滑的石板路,也不必说微风于枝丫间穿梭,蝴蝶扇动翅膀乘风飞舞,清亮的广播声在校园里悠悠回荡。单是校门旁那方小花园,就有无限趣味——麻雀在枝头啾啾,知了在叶丛间唱着夏歌。

静下心来,寻一处长椅坐下,目光所及,先是一簇如火的枫红——那是秋意的馈赠,枫叶将季节的热烈都揉进了颜色里。要是细心些,便能遇见“西瓜虫先生”。你若用指尖轻轻点它一下,它便“嗖”地团成个圆滚滚的黑球,过了好一会儿,才怯生生地舒展开身体。可别贪玩弄恼了它,不然这位“装死专

家”会一头扎进土里,半天都不肯露面。

多株桂花树亭亭如盖,阳光倾泻下来,金色的桂花便在枝叶间跳跃闪烁。风一拂过,甜糯的桂花香便浩浩荡荡地涌来,从鼻尖一直甜到心里。若想把这小园的气息带走,便只有让桂花香染满衣袖了。

若不怕草叶沾了衣裤,你尽可以躺倒在绿茵茵的草地上,让小草轻挠你的脖颈,痒丝丝的,像一床柔软的绿毯。若是静听,或许还能听见草叶生长的细微声响。这时,阳光会通过草缝碎成金箔落下,任桂花香将你层层包裹,任麻雀在耳边唱着轻快的小调——那一刻,你不再是园外的看客,而是和这花、这草、这虫鸟一同,成了校园里鲜活的景致,在校园的时光里,烙下了一页满是生机的诗行。

在秋天,遇见枫叶如火

定海二中七(6)班
学生记者 乐妮妮(证号 C15027)

那天午后,伴随着夏的余温,在掉了链子的自行车无力的咯吱声中,我推着车,脚步沉重。那个分数在我脑中不断浮现,老师的叹息仍在耳畔回响。秋风卷起落叶,拍打小腿,像无声的责备。

前方,一个穿藏青色夹克的中年男人骑着旧自行车缓缓停下。他转头瞥了眼我的校服,又看了看我的自行车,问了句:“定海二中的?”我点点头,没吭声。“自行车链子掉了?”我又点点头,还是没吭声。“来,我帮你弄上去。”这时,他已经把自己的自行车推到了边上,一边说,一边示意我把推着的自行车交给他。我还是没吭声,但把自行车交到了他手上。

他蹲下来,手指灵巧地拨动链条,咔嗒、咔嗒,几下就咬合了齿轮。

“这车的链条该换啦!”他一手扶着车,一手快速转动了一下轮胎。

“考砸了。”不知为什么,我没说“谢谢”,

却低声跟这个陌生的大叔说了这样一句莫名其妙的话。

他没抬头,只笑着说:“我女儿也考砸过,她还哭呢!”随后站起来,扶正我的车,又搓了搓沾了油污的双手,从兜里掏出一小块独立包装的巧克力,塞进我手里:“别难过了,吃颗巧克力,心情就会好起来,赶紧回家吧!”

阳光斜照,树影斑驳。接过巧克力,抬头,眼前的大叔正微笑着看着我。他身后那树枫叶红得亮眼,仿佛在满地枯黄里,烧出一片炽烈的光。

“学习不是赛跑,”他说,“是爬山。摔一跤,不丢人。停太久,才真亏了。”

“下次别骑太快,路还长着呢!”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大叔已经骑上自己的自行车走了。我剥开巧克力包装纸,塞进嘴里,满口甜香。然后蹬车起步,风从耳畔掠过,像大叔没说过的鼓励。

后来,每次经过那个路段,都会抬头看一眼那棵枫树。在秋天,遇见一个不问姓名的过客;遇见那个,终于敢把头抬起来的自己。

渔网情

定海七中八(2)班
学生记者 蔡雨桐(证号 C1608)

咸湿的海风裹挟着暑气掠过港湾,浪涛拍着船身发出沉沉的闷响,渔网在浪里起伏的簌簌声,总在夏日的黄昏漫过童年的街巷。循着这声音望去,总能看见外婆坐在码头油漆斑驳的矮凳上,指尖捻着竹片和梭子,低头修补那张满是破口的渔网——那是家乡的渔网,也是结在我骨血里的温柔。

小时候,我常蹲在她身边,鼻尖萦绕着渔网特有的咸腥气。那张渔网很老了,总给我一种混着阳光晒过的粗粝感。外婆枯瘦的手指爬满老茧,指节因常年劳作泛着青灰,却异常灵活。

她将断裂的网绳对齐捏紧,指尖捻起渔绳,绕上磨得发亮的竹片,梭子穿过绳眼,拉线、收紧、打结,动作一气呵成。我伸手触碰渔网,粗糙的纤维质地蹭过指尖,能清晰感受到海浪冲刷、礁石刚蹭留下的纹路。每一道磨损里,都藏着渔家人的日常。

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我装模作样瞎捣鼓着。外婆粗糙的掌心裹住我的手,掌心的茧蹭得我微微发痒。“补网得沉下心,针脚要匀称,结要系牢,才能兜住风浪,兜住满仓的鱼货。”她的声音沙哑却笃定。我学着她的样子操作,线却总绕得杂乱,竹片也屡屡戳偏方向。外婆耐心地一次次掰正我的手腕,眼角的皱纹随着笑意舒展。那皱纹里,藏着无数个在风雨里修补渔网的黄昏,也藏着她对这个家,这寸乡土,这片海的执念。

断裂的网眼在外婆手中重新连缀。我恍然明白,补网不是简单的针线活,它是在风雨里缝补生活的勇气——渔网破了可以补,日子苦了也能熬。外婆补的不只是渔网,她补的是渔家人在风浪里不肯低头的倔强,更是一家人把破碎的日子一点点织成幸福的耐心。一张补了无数次的网,一片薄竹片,一把梭子,是渔家人在破破烂烂的岁月里,缝补生活的底气与温柔。

人生如网,难免有破损漏风,但只要守住耐心与热爱,一针一线细细缝补,就能把破损的日子重新织成温暖的网,兜住自己的幸福、家乡的烟火,守住那份刻入骨髓的家乡情怀,岁岁年年,生生不息。

山水有清音

定海二中八(13)班
学生记者 何芊蕤(证号 C15110)

城市的喧嚣影响着每一个人,对于我这样终日在水泥高楼间穿行之人而言,似乎没有一个清静之地。

于是,我意识到该暂停了——去山水间看看。

沿盘山公路向上,翻过山,翩翩然落入那个小镇的臂弯。水泥地上,雨后未干的小水洼映着湛蓝的晴天,四周是连绵的青色屏障,隔绝尘世喧嚣纷扰,守卫着这一片安宁的净土。这是我走了无数次,但仍不厌烦的路。

抬步,欣然向上,小溪里的水轻轻流淌。温柔,轻盈,似流在心间,冲散了城市的倦意,一切都是清新的韵律。

顺路拐进那片山林,踩着被农民踏出的唯一小径上山。抬头,枝叶葱茏,在昼犹昏。山林花木的芳香似携清新晨露萦绕鼻间,阳光慵懒地荡入树叶,把自己撕成细小金箔,在地上描上破碎光影。耳畔很静,没有车在鸣笛,只有风悠闲拨动树叶的轻响。这与那富春山有何区别呢?

风声吹去了困惑,留给我清静与安宁。闭上眼,张开双臂,用心拥抱山野。深山踏绿叶,耳畔闻鸟鸣。细品,那是蝉的歌,鸟的诗,风的舞,水的韵。轻柔之余,是有力到足以打散心中压力的余韵。这是山水的清音。

不止于此。

当我踏上那块空地,高高在上俯瞰村落,眼前景象和声响让人心生暖意:袅袅炊烟灼着云霞飘向西边;鸡群在奔跑,小狗在追逐;还有老人和孩童的笑音传入耳际……静下来,聆听这个世界,清音从四面抱住我。

此刻,我成了世间最清闲之人,于山林中捕捉世间余韵。一下子,心静了,心清了。

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,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听着山水清音,就会发现世间众多美好待你找寻;用心留意,山水何处都是世外桃源。寄情山水,无数思绪悄然生长。山水,才是世间所有清音的源头。